

生字注音 疑难释疑
人物点击 要点提示



西游记

吴承恩 著



吉林文史
出版社



西游記

吳承恩 著



吉林文史
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游记/(明)吴承恩著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-7-80702-582-5

I. 西... II. 吴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9257 号

Xi You Ji

西 游 记

原 著 吴承恩

责任编辑 周海英

封面设计 树香阁

责任校对 李洁华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网 址 www.jlws.com.cn

印 刷 吉林省恒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32 开

印 张 30

字 数 950 千
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40.00 元(全套 4 册)

书 号 ISBN 978-7-80702-582-5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灵根育孕源流出 | 心性修持大道生 /43 |
| 第二回 | 悟彻菩提真妙理 | 断魔归本合元神 /53 |
| 第三回 | 四海千山皆拱伏 | 九幽十类尽除名 /62 |
| 第四回 | 官封弼马心何足 | 名注齐天意未宁 /70 |
| 第五回 | 乱蟠桃大圣偷丹 | 反天宫诸神捉怪 /79 |
| 第六回 | 观音赴会问原因 | 小圣施威降大圣 /87 |
| 第七回 | 八卦炉中逃大圣 | 五行山下定心猿 /95 |
| 第八回 | 我佛造经传极乐 | 观音奉旨上长安 /103 |
| 第九回 | 陈光蕊赴任逢灾 | 江流僧复仇报本 /112 |
| 第十回 |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| 魏丞相遗书托冥吏 /120 |
| 第十一回 | 游地府太宗还魂 | 进瓜果刘全续配 /132 |
| 第十二回 | 唐王秉诚修大会 | 观音显圣化金蝉 /141 |
| 第十三回 | 陷虎穴金星解厄 | 双叉岭伯钦留僧 /153 |
| 第十四回 | 心猿归正 | 六贼无踪 /160 |
| 第十五回 | 蛇盘山诸神暗佑 | 鹰愁涧意马收缰 /169 |
| 第十六回 | 观音院僧谋宝贝 | 黑风山怪窃袈裟 /178 |
| 第十七回 |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|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/187 |
| 第十八回 | 观音院唐僧脱难 | 高老庄行者降魔 /198 |
| 第十九回 |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| 浮屠山玄奘受《心经》 /205 |
| 第二十回 | 黄风岭唐僧有难 | 半山中的八戒争先 /214 |
| 第二十一回 | 护法设庄留大圣 | 须弥灵吉定风魔 /223 |
| 第二十二回 | 八戒大战流沙河 | 木吒奉法收悟净 /232 |
| 第二十三回 | 三藏不忘本 | 四圣试禅心 /241 |
| 第二十四回 |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|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/250 |
| 第二十五回 |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|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/259 |
| 第二十六回 | 孙悟空三岛求方 | 观世音甘泉活树 /268 |
| 第二十七回 | 尸魔三戏唐三藏 | 圣僧恨逐美猴王 /277 |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二十八回 | 花果山群妖聚义 | 黑松林三藏逢魔 /285 |
| 第二十九回 | 脱难江流来国土 | 承恩八戒转山林 /293 |
| 第三十回 | 邪魔侵正法 | 意马忆心猿 /301 |
| 第三十一回 | 猪八戒义激猴王 | 孙行者智降妖怪 /311 |
| 第三十二回 | 平顶山功曹传信 | 莲花洞木母逢灾 /321 |
| 第三十三回 | 外道迷真性 | 元神助本心 /331 |
| 第三十四回 | 魔王巧算困心猿 | 大圣腾挪骗宝贝 /340 |
| 第三十五回 | 外道施威欺正性 | 心猿获宝伏邪魔 /349 |
| 第三十六回 | 心猿正处诸缘伏 | 劈破旁门见月明 /357 |
| 第三十七回 | 鬼王夜谒唐三藏 | 悟空神化引婴儿 /366 |
| 第三十八回 | 婴儿问母知邪正 | 金木参玄见假真 /375 |
| 第三十九回 | 一粒金丹天上得 | 三年故主世间生 /384 |
| 第四十回 | 婴儿戏化禅心乱 | 猿马刀圭木母空 /393 |
| 第四十一回 | 心猿遭火败 | 木母被魔擒 /402 |
| 第四十二回 | 大圣殷勤拜南海 | 观音慈善缚红孩 /412 |
| 第四十三回 | 黑河妖孽擒僧去 | 西洋龙子捉鼉回 /421 |
| 第四十四回 | 法身元运逢车力 | 心正妖邪度脊关 /431 |
| 第四十五回 | 三清观大圣留名 | 车迟国猴王显法 /440 |
| 第四十六回 | 外道弄强欺正法 | 心猿显圣灭诸邪 /448 |
| 第四十七回 | 圣僧夜阻遥天水 | 金木垂慈救小童 /457 |
| 第四十八回 | 魔弄寒风飘大雪 | 僧思拜佛履层冰 /466 |
| 第四十九回 | 三藏有灾沉水宅 | 观音救难现鱼篮 /474 |
| 第五十回 | 情乱性从因爱欲 | 神昏心动遇魔头 /483 |
| 第五十一回 | 心猿空用千般计 | 水火无功难炼魔 /491 |
| 第五十二回 | 悟空大闹金兜洞 | 如来暗示主人公 /499 |
| 第五十三回 | 禅主吞餐怀鬼孕 | 黄婆运水解邪胎 /508 |
| 第五十四回 | 法性西来逢女国 | 心猿定计脱烟花 /517 |
| 第五十五回 | 色邪淫戏唐三藏 | 性正修持不坏身 /526 |
| 第五十六回 | 神狂诛草寇 | 道昧放心猿 /535 |
| 第五十七回 |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| 假猴王水帘洞誉文 /544 |
| 第五十八回 | 二心搅乱大乾坤 | 一体难修真寂灭 /552 |

-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/560
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/568
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/576
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/585
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/593
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/601
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/610
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/618
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/626
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/634
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/642
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/651
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狐 观音现像伏妖王 /660
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/669
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迷幸破光 /678
-
-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/687
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/696
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/705
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/714
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/723
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/731
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/738
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/746
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/755
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/764
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/772
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王计吞禅 /781
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/790
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致旱 孙大圣劝善施霖 /799
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土授门人 /807
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会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/815



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
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
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
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
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
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
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
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
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
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划尽
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

盗道缠禅静九灵 /822
玄英洞唐僧供状 /830
四星挟捉犀牛怪 /838
天竺国朝王遇偶 /846
一怪空怀情欲喜 /854
真阴归正会灵元 /861
唐长老不贪富贵 /869
圣显幽魂救本原 /876
功成行满见真如 /886
三三行满道归根 /895
五圣成真 /901

第四十七回

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

却说那国王倚着龙床，泪如泉涌，只哭到天晚不住。行者上前高呼道：“你怎么这等昏乱？见放着那道士的尸骸，一个是虎，一个是鹿，那羊力是一个羚羊。不信时，捞上骨头来看。那里人有那样骷髅？他本是成精的山兽，同心到此害你。因见气数还旺，不敢下手。若再过二年，你气数衰败，他就害了你性命，把你江山一股儿尽属他了。幸我早来，除妖邪，救了你命。你还哭甚？哭甚？急打发关文，送我出去。”

国王闻此，方才省悟。那文武多官俱奏道：“死者果然是白鹿、黄虎；油锅里果是羊骨。圣僧之言，不可不听。”国王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感谢圣僧。今日天晚，太师且请圣僧至智渊寺。明日早朝，大开东阁，教光禄寺安排素净，筵宴酬谢。”果送至寺里安歇。

次日五更时候，国王设朝，聚集多官，传旨快出招僧榜文，四门各路张挂；一壁厢大排筵宴，摆驾出朝，至智渊寺门外，请了三藏等，共入东阁赴宴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脱命的和尚闻有招僧榜，个个欣然，都入城来寻孙大圣，交纳毫毛谢恩。这长老散了宴，那国王换了关文，同皇后嫔妃，两班文武，送出朝门，只见那些和尚跪拜道旁，口称：“齐天大圣爷爷！我等是沙滩上脱命僧人。闻知爷爷扫除妖孽，救拔我等，又蒙我王出榜招僧，特来交纳毫毛，叩谢天恩。”行者笑道：“汝等来了几何？”僧人道：“五百名半个不少。”

行者将身一抖，收了毫毛，对君臣僧俗人说道：“这些和尚，实是老孙放了。车辆是老孙运转双关，穿夹脊，摔碎了。那两个妖道，也是老孙打死了。今日灭了妖邪，方知是禅门有道，向后来，再不可胡为乱信。望你把三教归一，也敬僧，也敬道，也养育人才。我保你江山永固。”国王依言，感谢不尽，遂送唐僧出城去讫。这一去，只为殷勤经三藏，努力修持光一元。

晓行夜住，渴饮餐食，不觉的春尽夏残，又是秋光天气。一日，天色

已晚。唐僧勒马道：“徒弟，今宵何处安身也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出家人莫说那在家人的话。”三藏道：“在家人怎么？出家人怎么？”行者道：“在家人，这时候温床暖被，怀中抱子，脚后蹬妻，自自在在睡觉；我等出家人，那里能够，便是要带月披星，餐风宿水，有路且行，无路方住。”八戒道：“哥哥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如今路多险峻，我挑着重担，着实难走，须要寻个去处，好眠一觉，养养精神，明日方好捱担；不然，却不累倒我也？”行者道：“趁月光再走一程，到有人家之所再住。”

师徒们没奈何，只得相随行者往前。又行不多时，只听得滔滔浪响。八戒道：“罢了！来到尽头路了！”沙僧道：“是一股水挡住也。”唐僧道：“却怎生得渡？”八戒道：“等我试之，看深浅何如。”三藏道：“悟能，你休乱谈。水之浅深，如何试得？”八戒道：“寻一个鹅卵石，抛在当中。若是溅起水泡来，是浅；若是骨都都沉下有声，是深。”行者道：“你去试试看。”

那呆子在路旁摸了一块顽石，望水中抛去，只听得骨都都泛起鱼津，沉下水底。他道：“深！深！深！去不得！”唐僧道：“你虽试得深浅，却不知有多少宽阔。”八戒道：“这却不知。”行者道：“等我看看。”好大圣，纵筋斗云，跳在空中，定睛观看。但见那：

洋洋光浸月，浩浩影浮天。灵派吞华岳，长流贯百川。千层汹浪滚，万迭峻波颠。岸口无渔火，沙头有鹭眠。茫然浑似海，一望更无边。

急收云头，按落河边道：“师父，宽哩！宽哩！去不得！老孙火眼金睛，白日里常看千里，凶吉晓得。是夜里，也还看三五百里。如今通看不见边岸，怎定得宽阔之数？”三藏大惊，口不能言，声音哽咽道：“徒弟啊，似这等怎了？”沙僧道：“师父莫哭。你看那水边立的，可不是个人么。”行者道：“想是扳罾（zēng）（拉网捕鱼）的渔人，等我问他去来。”拿了铁棒，两三步，跑到面前看处，呀！不是人，是一面石碑。碑上有三个篆文大字；下边两行，有十个小字。三个大字，乃“通天河”十个小字，乃“径过八百里，亘古少人行”。行者叫：“师父，你来看看。”三藏看见，滴泪道：“徒弟呀，我当年别了长安，只说西天易走；那知道妖魔阻隔，山水迢迢！”八戒道：“师父，你且听，是那里鼓钹声音？想是做斋的人家。我们且去赶些斋饭吃，问个渡口寻船，明日过去罢。”

三藏马上听得，果然有鼓钹之声，“却不是道家乐器，足是我僧家举

事。我等去来。”行者在引马，一行闻响而来。那里有甚正路，没高没低，漫过沙滩，望见一簇人家住处，约摸有四五百家，却也都住得好。但见：

倚山通路，傍岸临溪。处处柴扉掩，家家竹院关。沙头宿鹭梦魂清，柳外啼鹃喉舌冷。短笛无声，寒砧不韵。红蓼枝摇月，黄芦叶斗风。陌头村犬吠疏篱，渡口老渔眠钓艇。灯火稀，人烟静，半空皎月如悬镜。忽闻一阵白苹香，却是西风隔岸送。

三藏下马，只见那路头上有一家儿，门外竖一首幢幡，内里有灯烛荧煌，香烟馥郁。三藏道：“悟空，此处比那山凹河边，却是不同。在人间屋檐下，可以遮得冷露，放心稳睡。你都莫来，让我先到那斋公门首告求。若肯留我，我就招呼汝等；假若不留，你却休要撒泼。汝等脸嘴丑陋，只恐唬了人，闯出祸来，却倒无住处矣。”行者道：“说得有理。请师父先去，我们在此守待。”

那老才摘了斗笠，光着头，抖抖褊衫，拖着锡杖，径来到人家门外。见那门半开半掩，三藏不敢擅入。聊站片时，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者，项下挂着数珠，口念阿弥陀佛，径自来关门，慌得这长老合掌高叫：“老施主，贫僧问讯了。”

那老者还礼道：“你这和尚，却来迟了。”三藏道：“怎么说？”老者道：“来迟无物了。早来啊，我舍下斋僧，尽饱吃饭，熟米三升，白布一段，铜钱十文。你怎么这时才来？”三藏躬身道：“老施主，贫僧不是赶斋的。”老者道：“既不赶斋，来此何干？”三藏道：“我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者。今到贵处，天色已晚。听得府上鼓钹之声，特来告借一宿，天明就行也。”

那老者摇手道：“和尚，出家人休打诳语。东土大唐，到我这里，有五万四千里路。你这等单身，如何来得？”三藏道：“老施主见得最是。但我还有三个小徒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保护贫僧，方得到此。”老者道：“既有徒弟，何不同来？”教：“请，请，我舍下有处安歇。”三藏回头，叫声：“徒弟，这里来。”

那行者本来性急，八戒生来粗鲁，沙僧却也莽撞，三个人，听得师父招呼，牵着马，挑着担，不问好歹，一阵风闯将进去。那老者看见，唬得跌倒在地，口里只说是“妖怪来了！妖怪来了！”三藏搀起道：“施主莫怕。不是妖怪，是我徒弟。”老者战兢兢道：“这般好俊师父，怎么寻这样

丑徒弟？”三藏道：“虽然相貌丑陋，却倒会降龙伏虎，捉怪擒妖。”老者似信不信的，扶着唐僧慢走。

却说那三个凶顽，闯入厅房上，拴了马，丢了行李。那厅中原有几个和尚念经。八戒掬着长嘴，喝道：“那和尚，念的是什么经？”那些和尚，听见问了一声，忽然抬头：

观看外来人，嘴长耳朵大；身粗背膊宽，声响如雷炸。行者与沙僧，容貌更丑陋。厅堂几众僧，无人不害怕。闹黎还念经，班首教行罢。难顾磬和铃，佛像且丢下。一齐吹熄灯，惊散光乍乍。跌跌与爬爬，门槛何曾跨？你头撞我头，似倒葫芦架。清清好道场，翻成大笑话！

这兄弟三人，见那些人跌跌爬爬，鼓着掌，哈哈大笑。那些僧越加惧，磕头撞脑，各顾性命，通跑净了。三藏搀那老者走，上厅堂灯火全无，三人嘻嘻哈哈的还笑。唐僧骂道：“这泼物，十分不善！我朝朝教诲，日日叮咛。古人云：‘不教而善，非圣而何？教而后善，非贤而何？教亦不善，非愚而何！’汝等这般撒泼，诚为至下至愚之类！走进门，不知高低，唬倒了老施主，惊散了念经僧，把人家好事都搅坏了，却不是堕罪与我？”说得他们不敢回言。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，争回头作礼道：“老爷，没大事，没大事，才然关了灯，散了花，佛事将收也。”八戒道：“既是了帐，摆出满散的斋来，我们吃了睡觉。”老者叫：“掌灯来！掌灯来！”

家里人听得，大惊小怪道：“厅上念经，有许多香烛，如何又教掌灯？”几个童仆出来看时，这个黑洞洞的，即便点火把灯笼，一拥而至。忽抬头见八戒、沙僧，慌得丢了火，随抽身，关了中门，往里嚷道：“妖怪来了！妖怪来了！”行者拿起火把，点上灯烛，扯过一张交椅，请唐僧坐在上面，他兄弟们坐在两旁，那老者坐在前面。

正叙坐间，只听得里面门开处，又走出一个老者，拄着拐杖道：“是什么邪魔，黑夜里来我善门之家？”前面坐的老者，急起身，迎到屏门后道：“哥哥莫嚷，不是邪魔，乃东土大唐取经的罗汉。徒弟们相貌虽凶，果然是相恶人善。”那老者方才放下拄杖，与他四位行礼。礼毕，也坐了面前，叫：“看茶来。排斋。”连叫数声，几个童仆，战战兢兢，不敢拢帐。八戒忍不住问道：“老者，你这盛价两边走怎的？”老者道：“教他们捧斋来侍奉老爷。”八戒道：“几个人伏侍？”老者道：“八个人。”八戒道：“这八个人伏侍那个？”老者道：“伏侍你四位。”八戒道：“那白面师父，只消

一个人；毛脸雷公嘴的，只消两个人；那晦气脸的，要八个人；我得二十个人伏侍方够。”老者道：“这等说，想是你的食肠大些。”八戒道：“也将就看得过。”老者道：“有人，有人。”七大八小，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来。

那和尚与老者，一问一答的讲话，众人方才不怕。却将上面排了一张桌，请唐僧上坐；两边摆了三十张桌，请他三位坐；前面一张桌，坐了二位老者。先排上素果品菜蔬，然后是面饭、米饭、闲食、粉汤，排得齐齐整整。唐长老举起箸来，先念一卷《启斋经》。那呆子一则有些急吞，二来有些饿了，那里等唐僧经完，拿过红漆木碗来，把一碗白米饭，扑的丢下口去，就了了。旁边小的道：“这位老爷忒没算计，不笼馒头，怎的把饭笼了？却不污了衣服？”八戒笑道：“不曾笼，吃了。”小的道：“你不曾举口，怎么就吃了？”八戒道：“儿子们便说慌！分明吃了；不信，再吃与你看。”那小的们，又端了碗，盛一碗递与八戒。呆子晃一晃，又丢下口去，就了了。众童仆见了道：“爷爷呀！你是磨砖砌的喉咙，着实又光又溜！”

那唐僧一卷经还未完，他已五六碗过手了，然后却才同举箸，一齐吃斋。呆子不论米饭面饭，果品闲食，只情一乱噎(chuāng)(毫无节制地狂吃狂喝)口里还嚷：“添饭！添饭！”渐渐不见来了！行者叫道：“贤弟，少吃些罢。也强似在山凹里忍饿，将就够得半饱也好了。”八戒道：“嘴脸！常言道：‘斋僧不饱，不如活埋’哩。”行者教：“收了家伙，莫睬他。”二老者躬身道：“不瞒老爷说，白日里倒也不怕，似这大肚子长老，也斋得起百十众；只是晚了，收了残斋，只蒸得一石面饭、五斗米饭与几桌素食，要请几个亲邻与众僧们散福；不期你列位来，唬得众僧跑了，连亲邻也不曾敢请，尽数都供奉了列位。如不饱，再教蒸去。”八戒道：“再蒸去！再蒸去！”

话毕收了家伙桌席。三藏拱身，谢了斋供，才问：“老施主，高姓？”老者道：“姓陈。”三藏合掌道：“这是我贫僧华宗了。”老者道：“老爷也姓陈？”三藏道：“是，俗家也姓陈。请问适才做的什么斋事？”八戒笑道：“师父问他怎的？岂不知道？必然是‘青苗斋’、‘平安斋’、‘了场斋’罢了。”老者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三藏又问：“端的为何？”老者道：“是一场‘预修亡斋’。”八戒笑得打跌道：“公公忒没眼力！我们是扯谎架桥，哄人的大王，你怎么把这谎话哄我？和尚家岂不知斋事？只有个‘预修寄库斋’、‘预修填还斋’，那里有个‘预修亡斋’的？你家人又不曾有死

的，做甚亡斋？”行者闻言，暗喜道：“这呆子乖了些也。——老公公，你是错说了，怎么叫做预修亡斋？”那二位欠身道：“你等取经，怎么不走正路，却跑到我这里来？”行者道：“走的是正路，只见一股水挡住，不能得渡；因闻鼓钹之声，特来造府借宿。”老者道：“你们到水边，可曾见些什么？”行者道：“止见一面石碑，上书‘通天河’三字，下书‘径过八百里，亘古少人行’十字，再无别物。”老者道：“再往上岸走走，好的离那碑记只有里许，有一座灵感大王庙，你不曾见？”行者道：“未见。请公公说说，何为灵感？”那两个老者一齐垂泪道：“老爷啊！那大王：

感应一方兴庙宇，威灵千里祐黎民。年年庄上施甘露，岁岁村中落庆云。”行者道：“施甘雨，落庆云，也是好意思，你却这等伤情烦恼？何也？”那老者跌脚捶胸，咽了一声道：“老爷啊！那大王：

虽则恩多还有怨，纵然慈惠却伤人。只因要吃童男女，不是昭彰正直神。”行者道：“要吃童男女么？”老者道：“正是。”行者道：“想必轮到你家了？”老者道：“今年正到舍下。我们这里，有百家人家居住。此处属车迟国元会县所管，唤做陈家庄。这大王一年一次祭赛，要一个童男，一个童女，猪羊牲醴供献他。他一顿吃了，保我们风调雨顺；若不祭赛，就来降祸生灾。”行者道：“你府上几位令郎？”老者捶胸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说什么令郎，羞杀我等！这个是我舍弟，名唤陈清。老拙叫做陈澄。我今年六十三岁，他今年五十八岁，儿女上都艰难。我五十岁上还没儿子，亲友们劝我纳了一妾，没奈何，寻下一房，生得一女。今年才交八岁，取名唤做一秤金。”

八戒道：“好贵名！怎么叫做一秤金？”老者道：“我因儿女艰难，修桥补路，建寺立塔，布施斋僧，有一本帐目，这里使三两，那里使四两；到生女之年，却好用过有三十斤黄金。三十斤为一秤，所以唤做一秤金。”行者道：“那个的儿子么？”老者道：“舍弟有个儿子，也是偏出，今年七岁了，取名唤做陈关保。”行者问：“何取此名？”老者道：“家下供养关圣爷爷，因在关爷之位下求得这个儿子，故名关保。我兄弟二人，年岁百二，止得这两个人种，不期轮次到我家祭赛，所以不敢不献。故此父子之情，难割难舍，先与孩儿做个超生道场。故曰‘预修亡斋’者，此也。”

三藏闻言，止不住腮边泪下道：“这正是古人云：‘黄梅不落青梅落，老天偏害没儿人。’”行者笑道：“等我再问他。老公公，你府上有多大家当？”二老道：“颇有些儿，水田有四五十顷，旱田有六七十顷，草场有八九十处。水黄牛有二三百头，驴马有三二十四，猪羊鸡鹅无数。舍下也有吃不着的陈粮，穿不了的衣服。家财产业，也尽得数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这等家业，也亏你省将起来的。”老者道：“怎见我省？”行者道：“既有这家私，怎么舍得亲生儿女祭赛？拼了五十两银子，可买一个童男；拼了一百两银子，可买一个童女。连绞缠（指吃喝等费用）不过二百两之数，可就留下自己儿女后代，却不是好？”

二老滴泪道：“老爷！你不知道！那大王甚是灵感，常来我们人家行走。”行者道：“他来行走，你们看见他是什么嘴脸？有几多长短？”二老道：“不见其形，只闻得一阵香风，就知是大王爷爷来了，即忙满斗焚香，老少望风下拜。他把我们这人家，匙大碗小之事，他都知道。老幼生时年月，他都记得。只要亲生儿女，他方受用。不要说二三百两没处买，就是几千万两，也没处买这般一模一样同年同月的儿女。”行者道：“原来这等。也罢，也罢，你且抱你令郎出来，我看看。”

那陈清急入里面，将关保儿抱出厅上，放在灯前。小孩儿那知死活，笼着两袖果子，跳跳舞舞的，吃着耍子。行者见了，默默念声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做那关保儿一般模样。两个孩儿，搀着手，在灯前跳舞，唬得那老者慌忙跪下。唐僧道：“老爷，不当人子！”不当人子！这位老者道：“才然说话，怎么就变做我儿一般模样，叫他一声，齐应齐走！却折了我们年寿！请现本相！请现本相！”

行者把脸抹了一把，现了本相。那老者跪在面前道：“老爷原来有这样本事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可像你儿子么？”老者道：“像！像！像！果然一般嘴脸，一般声音，一般衣服，一般长短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还没细看哩。取秤来称称，可与他一般轻重。”老者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是一般重。”行者道：“似这等可祭赛得过么？”老者道：“忒好！忒好！祭得过了！”行者道：“我今替这个孩儿性命，留下你家香烟后代，我去祭赛那大王去也。”

那陈清跪地磕头道：“老爷果若慈悲替得，我送白银一千两与唐老爷做盘缠往西天去。”行者道：“就不谢谢老孙？”老者道：“你已替祭，没了你也。”行者道：“怎的得没了？”老者道：“那大王吃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他敢吃我？”老者道：“不吃你，好道嫌腥。”行者笑道：“任从天命。吃了我，

是我的命短；不吃，是我的造化。我与你祭赛去。”

那陈清只管磕头相谢，又允送银五百两；惟陈澄也不磕头，也不说谢，只是倚着那屏门痛哭。行者知之，上前扯住道：“老大，你这不允我，不谢我，想是，舍不得你女儿么？”陈澄才跪下道：“是舍不得！敢蒙老爷盛情，救替了我侄子也够了，但只是老拙无儿，止此一女，就是我死之后，他也哭得痛切，怎么舍得？”行者道：“你快上蒸上五斗米的饭，整治些好素菜，与我那长嘴师父吃。教他变做你的女儿，我兄弟同去祭赛。索性行个阴骘，救你两个女儿生命，如何？”

那八戒听得此言，心中大惊，道：“哥哥，你要弄精神，不管我死活，就要攀扯我！”行者道：“贤弟，常言道：‘鸡儿不吃无工之食。’你我进门，感承盛斋，你还嚷吃不饱哩，怎么就不与人家救些患难？”八戒道：“哥啊，变化的事情，我却不会哩。”行者道：“你也有三十六般变化，怎么会？”唐僧叫：“悟能，你师兄说得最是，处得甚当。常言‘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’一则感谢厚情，二来当积阴德。况凉夜无事，你兄弟耍耍去来。”八戒道：“你看师父说的话！我只会变山变树，变石头，变癞象，变水牛，变大胖汉，还可；若变小女儿，有几分难哩。”行者道：“老大莫信他，抱出你令爱来看。”

那陈澄急入里边，抱将一秤金孩儿，到了厅上。一家子，妻妾大小，不分老幼内外，都出来磕头礼拜，只请救孩儿性命。那女儿头上戴一个八宝垂珠的花翠箍；身上穿一件红闪黄的绫丝袄，上套着一件官绿缎子棋盘领的披风，腰间系一条大红花绢裙，脚下踏一双虾蟆头浅红绫丝鞋，腿上系两只销金膝裤儿，也袖着果子吃哩。行者道：“八戒，这就是女孩儿，你快变的像他，我们祭赛去。”八戒道：“哥呀，似这般小巧俊秀，怎变？”行者叫：“快些！莫讨打！”八戒慌了道：“哥哥不要打，等我变了看。”

这呆子念动咒语，把头摇了几摇，叫“变！”真个变过头来，也就像女孩儿面目，只是肚子胖大，狼狽不像。行者笑道：“再变变！”八戒道：“凭你打了罢！变不过来，奈何？”行者道：“莫成是丫头的头，和尚的身子？弄的这等不男不女，却怎生是好？你可布起罡来。”他就吹他一口仙气，果然即时把身子变过，与那孩儿一般，便教：“二位老者，带你宝眷与令郎令爱进去，不要错了。一会家，我兄弟躲懒讨乖，走进去，转难识认。你将好果子与他吃，不可教他哭叫，恐大王一时知觉，走了风声。等我

两人要子去也!”

回八十四

好大圣，吩咐沙僧保护唐僧我他变做陈关保，八戒变做一秤金，二人俱停当了。却问：“怎么供献？还是捆了去，是绑了去？蒸熟了去，是剁碎了去？”八戒道：“哥哥，莫要弄我。我没这个本事。”老者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只是用两个红漆丹盘，请二位坐在盘内，放在桌上，着两个后生把你们抬上庙去。”行者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拿盘子出来，我们试试。”

那老者即取出两个丹盘。行者与八戒坐上，四个后生，抬起两张桌子，往天井里走走儿，又抬回放在堂上。行者欢喜道：“八戒，像这般子走走要要，我们也是上台盘的和尚了。”八戒道：“若是抬了去，还抬回来，两头抬到天明，我也不怕；只是抬到庙里，就要吃哩，这个却不是要子！”行者道：“你只看着我。划(chǎn)着(等到)吃我时，你就走了罢。”八戒道：“知他怎么吃哩？如先吃童男，我便好跑；如先吃童女，我却如何？”老者道：“常年祭赛时，我这里有胆大的，钻在庙后，或在供桌底下，看见他先吃童男，后吃童女。”八戒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”

兄弟正然谈论，只听得外面锣鼓喧天，灯火照耀，同庄众人打开前门叫：“抬出童男童女来！”这老者哭哭啼啼，那四个后生将他二人抬将出去。

端的不知性命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

话说陈家庄众信人等，将猪羊牲醴与行者、八戒，喧喧嚷嚷，直抬至灵感庙里排下，将童男女设在上首。行者回头，看见那供桌上香花蜡烛，正面一个金字牌位，上写“灵感大王之神”，更无别的神像。

众信摆列停当，一齐朝上叩头，道：“大王爷爷，今年、今月、今日、今时，陈家庄祭主陈澄等，谨信年甲不齐，谨遵年例，供献童男一名陈关保，童女一名陈一秤金，猪羊牲醴，如数奉上大王享用。保佑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！”祝罢，烧了纸马，各回本宅不题。

那八戒见人散了，对行者道：“我们家去罢。”行者道：“你家在那里？”八戒道：“往老陈家睡觉去。”行者道：“呆子又乱谈了！既允了他，须与他了这愿心才是哩。”八戒道：“你倒不是呆子，反说我是呆子！只哄他耍耍便罢，怎么就与他祭赛，当起真来？”行者道：“为人为彻。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，才是个全始全终；不然，又教他降灾貽害，反为不美。”

正说间，只听得呼呼风响。八戒道：“不好了！风响是那话儿来了！”行者只叫：“莫言语，等我答应。”顷刻间，庙门外来了一个妖邪。你看他怎生模样：

金甲金盔灿烂新，腰缠宝带绕红云。眼如晚出明星皎，牙似重排锯齿分。足下烟霞飘荡荡，身边雾霭暖熏熏。行时阵阵阴风冷，立处层层煞气温。却似卷帘扶驾将，犹如镇寺大门神。

那怪物拦住庙门，问道：“今年祭祀的是那家？”行者笑吟吟的答道：“承下问，庄头是陈澄陈清家。”那怪闻言，心中疑似道：“这童男胆大，言谈伶俐。常来供养受用的，问一声不言语；再问声，唬了魂；用手去捉，已是死人。怎么今日这童男善能应对？……”怪物不敢来拿，又问：“童男女叫甚名字？”行者笑道：“童男陈关保，童女一秤金。”怪物道：“这祭赛乃上年旧规，如今供献我，当吃你。”行者道：“不敢抗拒，请自在受用。”怪物听说，又不敢动手，拦住门喝道：“你莫顶嘴！我常年先吃童男，今年倒要先吃童女！”八戒慌了道：“大王还照旧罢，不要吃坏例子。”